

青龍白虎



全

第一回 五雷塔罩鮑官保

郭子儀服了大士金丹，頓時病體離身，幼主與衆將莫不額手稱慶。李亨將鮑小姐下山情由，告訴元帥，命諸葛先生爲媒，趁今日黃道吉日，與鮑小姐完姻，降伏鮑官保。郭元帥聞言，只得遵命。當下諸葛先生傳令山寨中掛燈結彩，殺豬宰羊，好不熱鬧。又着人到後寨請鮑小姐梳妝打扮新人。鮑金花一再不依，被單氏娘與衆夫人一番婉勸，方纔梳洗打扮新人。洞房鋪設停當，郭元帥的四位夫人前來相伴，郭爺在銀安殿用過酒宴，天色已晚，了環將鮑小姐扶出，與元帥參天拜地，又拜過了幼主李亨，然後送入洞房。夫妻交拜，飲過了合巹酒，共效于飛之樂。一宵晚景不提，又到來朝，夫婦梳洗完畢，來至銀鑾殿謝恩。到了次日，諸葛先生吩咐將免戰牌除去，復整軍威，炮如連珠相似，自有山下唐兵飛報李林甫道：「太行山已將免戰牌除去了。」老奸聞報，喝令退下，卽點忠孝將軍鮑官保出陣討戰。鮑官保一馬當先，到戰場上，叫三軍罵陣，指名郭子儀會戰。山上嘍兵報稟諸葛先生道：「鮑官保又來罵陣，定要元帥出戰。」諸葛先生吩咐將鮑小姐請來，教他如此這般，鮑金花領令而去。然後教郭爺下山會戰。郭元帥點起三千兵馬，冲下山坡，來至戰場，舉目一看，見對陣鮑官保跨下花斑豹，懷抱雙鎗，好不威武。郭爺拍馬上前道：「鮑官保休要逞能，本帥前來會你，今日不分勝敗，斷不收兵。」鮑官保哈哈大笑道：「郭子儀今日小將軍不捉你，不算手段。」說罷，將雙鎗一擺，攔頭打來。子儀用鎗架在一邊，回手一鎗，分心便刺。鮑官保用鎗架開，二人在沙場上交戰起來，戰了十餘回合，郭元帥兜住坐騎，喝道：「小奸黨休要追趕，須知本帥回馬鎗的利害。」鮑官保大怒道：「小將軍豈肯懼你。」

青龍白虎 第一回

二

說着一拍花斑豹，灑開四個蹄子，宛如風馳電掣一般，追將下來。眼看趕了十餘里光景，迎面一座松林，郭爺將馬一夾，進了松林。鮑官保正待再追，忽聽有人口中作歌而來，歌道：

修行學道在山中，渴飲清泉餓食松，只爲姪兒將山下，輔保當今坐九重。

鮑官保抬頭一看，見那作歌的是一位道姑，年約二十左右，但見他頭挽雙抓髻，身穿二藍道袍，外罩白鶴絳綃衣，腰束絲絛，足登雲履，肩背寶劍，手執雲帚，面如白玉，唇似丹砂，柳眉鳳眼，櫻口銀牙，生得仙風道骨，儀態萬方，說道：「賢姪休要無理，你姑母在此，還不過來見禮。」鮑官保一聲喝道：「胡說，你是誰人家女子？敢喊小將軍做姪兒，胆量不小！」鮑金花道：「賢姪聽了，我不言明，諒你不知，我是你姑母鮑金花是也。與你爹爹乃是同胞姊妹。」鮑官保道：「既是我的姑母，昔年今已亡故，爲何今日還在此處？」鮑金花道：「賢姪有所不知，自你被神風攝去，到如今十數餘載，那年你父親鎮守濟南，在教軍場中擺下一座擂台，不曉來了汾陽郭子儀，擂台上傷了你父親與二叔，你父親的師父爲媒，將你姑母許配子儀，誰知三叔定下一計，洞房中拿獲子儀，你姑母失手身亡，幸喜觀音大士相救，如今差我下山，因你違背師訓，罪大滔天，特來勸你降順幼主，日後不失封侯之分。」鮑官保聞聽此言，頓時怒往上冲，喝道：「你這妖姑，從何方而來？滿口胡言，快快閃在一旁，待小將軍捉拿反叛。」鮑金花道：「胆大包天的畜生，你不認嫡親姑母，反出口狂言，實屬胆量不小。」鮑官保怒道：「大胆妖姑，休要擋住你小將軍去路！」遂將黑虎鎚一舉，照准鮑金花頂門打下。鮑金花肩後掣出二龍寶劍，將雙鎚架在一旁。鮑官保暗吃一驚，道：「他乃是個女流之輩，他架我雙鎚，不賣氣力，倒要小心才是。」遂催開花斑豹，舞動雙鎚，鮑金花手執寶劍敵住，兩下戰了十餘合，不分勝敗。鮑金花虛砍一劍，移步望後就走。鮑官保催豹趕來。鮑金花口念真言，隨手在袋中取出一件寶具，其名叫做五雷神塔，祭在空中，但是金光四射，瑞氣千條，只聽嘩啦啦五雷交加，映得通天徹地俱紅，用手一指，罵一聲道：「畜生你

抬頭看你姑母法寶頃刻之間你的性命難保。」鮑官保抬頭一看見半空中一座玲瓏寶塔，每一層中雷聲
响亮，不由的心中害怕，急忙催開神獸，落荒而走。鮑金花又用手一指，一聲霹靂，宛如天崩地裂，寶塔從空落
下，將鮑官保連人帶豹罩住。鮑官保要想逃走，無奈每層俱有雷神看守，總有寶盜金甲也逃不出寶塔。鮑金
花站在塔外，喝道：「畜生聽了你師父打發你下山，輔保幼主，相助郭元帥共滅奸邪，匡扶社稷，爲甚你聽信
三叔胡言，你就改變心腸，幫他前來攻打山寨，你須知逆天行事，應派五雷擊頂，你若改邪歸正，隨你姑母上
山，叩見千歲請罪，建國立功。」鮑官保聽了道：「俺姑母久已身亡，不知你是那裏妖姑，前來冒名誑我。今日
雖被你妖法所困，隨你怎樣便了，要俺投降不難，除非將郭子儀拿獲，報過爹娘仇恨方可。如若不然，聽憑你
千刀萬剮。」鮑金花怒道：「畜生姑母看你父母之面，故不傷你，你竟如此強硬，可惱可惱。」遂將五雷塔一
拍，只見火焰飛騰，雷聲大震。鮑官保雖有寶盜金甲護身，只震得頭暈腦悶，兩眼昏花，心中胆寒道：「姑母開
恩，姪兒情愿降順，望乞姑母釋放，不敢無禮了。」鮑金花道：「你既知道利害，想是真心降順了。」鮑官保道：
「雖你說是我的姑母，奈俺不甚明瞭，待我回轉大營，詢問明白，果然無訛，我即下馬歸降。要有一言不合，休
怪俺無情，任死不降。」鮑金花道：「你既要詢問根底，我將你釋放回營便了。」當下口念真言，將五雷神塔
收起。鮑官保也不多言，帶馬回轉大營，見了李林甫，繳令道：「今日走馬會戰郭子儀，正要拿他，追趕到半路，
他預先按下埋伏，故而被他逃走，只得收兵回營。」李林甫道：「小將軍知己知彼，不愧英雄。」天色已晚，鮑
官保來到後帳，用過了茶，正待安歇，見一個老家將立在一旁伺候，遂問道：「鮑義當日我父親與二叔歸天，
以及姑母身亡之事，你可知曉？」鮑義答道：「爵主有所不知，先老爺當日擺下擂台，郭子儀前來打擂，用功
將老爺點傷，被二老爺一擲，不意一命立刻身死，二老爺給他掖下擂台，被張信王奇擲死，後跌陀峯和尚爲
媒，將姑娘許配郭子儀，招親這天，三老爺要殺郭子儀，那曉姑娘失蹤，至今沒有消息。」鮑官保聽他說完，不

禁煞費躊躇起來。

第二回 安祿山毒牌傷將

鮑義將他父叔以及鮑小姐之事，前後細說一遍。鮑官保聽說，心下躊躇着道：「那道姑之言，到有幾分誠實，奈他身亡已久，何能又到太行山與郭子儀成親也罷。待俺來日好夕去拿了郭子儀，代我爹娘報仇便了。」到了次日，天色黎明，鮑官保頂盔貫甲，提了黑虎鎚，跨上花斑豹，來至山前索戰。探子報到太行山上，諸葛先生傳令，教幼主親自下山，收伏鮑官保。幼主聞言，上了龍駒，郭元帥也上了雙頭戰馬，三聲大炮，蜂擁下山，來到沙場，兵分左右，列開旗門。郭子儀催馬上前，啓口言道：「賢姪你昨日會你姑母，自願今日歸降，爲何又生反覆？」鮑官保喝道：「郭子儀休要多言，俺小將軍誓必拿你，代爹娘報仇雪恨。」遂將黑虎鎚擺開，直奔子儀打來。郭爺舉鎗招架，二人戰了十餘合。鮑官保將雙鎚一擊道：「神虎出現。」鎚頭上一道黑光，兩頭黑虎躡將過來。郭爺一見大驚，帶馬回頭就走。鮑官保催馬追趕，將近旗門之下，李亨高聲喚道：「小愛卿休要追趕孤的元帥，孤勸小愛卿歸降，共滅奸黨，匡扶社稷，豈不美哉！」鮑官保大怒，舉起雙鎚，照准李亨頂梁打下。李亨大吃一驚，要想躲避，已經不及，大喊道：「孤命休矣！」鎚到頂門，只見頂上現出一條五爪金龍，將雙鎚托住，嚇得鮑官保魂不附體，忙將雙鎚一丟，跪在塵埃道：「千歲小臣罪該萬死，伏望千歲寬恕。」李亨睜目一看，見鮑官保跪在馬前，喜出望外，下馬用手挽起道：「小愛卿請起，今孤收你爲乾殿下，加封爲忠孝王。」鮑官保叩頭謝了幼主恩典。於是幼主傳令收兵，打得勝鼓回山，到銀安殿上重行見禮。鮑官保又叩見了姑父郭子儀，大小衆將，無不欣喜，擺宴慶賀。自有一番熱鬧，不必細述。再說李林甫得悉鮑官保降順太行山，大驚失色，正在沒有主見的當兒，三軍進帳報道：「安王爺駕到。」李林甫聽說是安祿山來了，頓時轉變

爲喜，連忙整衣出迎，接入帳中，彼此行禮畢。李林甫將鮑官保降順太行山情由說了一遍。安祿山聞聽，怒道：「小奴才如此無義，本藩將他拿獲，以報老千歲之恨。」當下老奸擺酒款待，一宿無辭，又到來朝。安祿山披袍貫甲，上馬端刀，點兵三千，炮响三聲，出得營頭，來至山前罵戰。早有山上嘍兵稟報郭元帥道：「山下有人罵陣。」郭子儀問道：「誰人下山會戰？」洪亮游海二將答道：「元帥在上，末將愿往走馬。」領了將令，帶着三軍下山，直抵陣前。舉目一看，見對陣上安祿山，身跨五尾駒，手執金鳳刀，十分威武。遂一聲大喝道：「來的奸賊，休要逞能，你家大祖宗來了，留名受死。」安祿山橫刀立馬，喝道：「反叛聽了，孤乃當今乾殿下安樂王安祿山是也。你們兩個留下名來，孤的寶刀之下，不斬無名之將。」二呆瓜道：「你問我大祖宗名姓，我乃撞倒山洪亮，碰殺牛游海，便是。奉了元帥將令，特來拿你，快快放馬過來。」洪亮說罷，將九齒釘耙擡頭便築。游海舉起蘆戟，劈頭就打。安祿山將金鳳刀擺開，架去釘耙，挑開蘆戟，震得兩呆瓜兩臂酸麻，暗暗吃驚道：「好利害的奸賊。」安祿山帶回坐騎，將金鳳刀一舉，撲奔二人，擡頭就砍。洪亮游海各將兵器招架，震得二人倒退幾步，撥轉身邁步如飛，逃上山來，拜見郭元帥道：「奸賊安祿山十分利害，末將不是他的對手，只得敗陣而回。」郭子儀聽說是安祿山，不由暗吃一驚道：「當日在武場中，被本帥將他殺敗，直到如今，奸賊不會出頭。今日來到太行，必有一番惡戰，便問那位將軍出戰。」話猶未畢，鮑官保道：「姑父在上，姪兒願往一戰。」郭子儀道：「賢姪出馬，須要小心。」小英雄鮑官保答稱遵命，上了花斑豹，手執黑虎神鎚，帶着三軍，放炮下山，來到沙場之上，舉目看那安祿山，頭戴金鳳盔，腦後雉尾高挑，身穿金鳳玲瓏重金甲，胸前護心寶鏡，光如閃電，背後插着一根竹節鋼鞭，手端一柄八環金鳳刀，跨下一匹五尾神駒，威風凜凜，殺氣騰騰，遂大聲喝道：「奸賊今日你沙場遇見鮑殿下，鎚下難逃性命。」安祿山大怒，並不打話，舉金鳳刀攔腰砍來。鮑官保掄鎚架在一旁，兩下戰了數十餘合，並無勝敗。安祿山心中轉念道：「怪不道人說鮑官保利害，果然名不虛傳，真

砍實殺料難取勝，不如用寶貝傷他。」想罷主意，一手提刀，一手在寶囊中取出一件寶貝，其名叫做五毒神牌，長約三寸，寬約二寸，一面有硃砂符篆，一面有五條怪蟒，分青黃赤白黑五色。原來安祿山此次上山，見了師傅金壁風教主，賜他三件寶貝，下山報仇，謀奪唐室天下。當下他將神牌執定，連敲三下，這牌上的五條怪蟒，一條條張牙舞爪，騰在空中。頓時冷風砭骨，寒氣驚人，各將巨口張開，噴出一天怪霧，如下小雨一樣，迷迷漫漫，降將下來。安祿山一聲喝道：「小反叛休要逞能，看我的寶貝來了。」鮑官保仰面一看，見空中五條怪蟒，往來盤繞，以爲仗着有寶盜寶甲護身，不怕妖法，誰知那怪蟒毒霧，鑽人七竅。鮑官保在馬上，腥臭撲鼻，打了一個噴嚏，頓覺一陣昏沉，支撐不住，忙把花斑豹一拍，逃上太行山，甫到寨門之外，跌下坐騎，人事不知，臉上泛出五顏六色，形容可怖。嘍兵急將他抬上銀安殿，來見郭元帥，將情形細說一遍。郭元帥吩咐將鮑官保扶上病榻，着人照料伏侍，一面請大夫診治，諸醫皆說是毒氣所致，不敢下藥。幼主與郭爺悶悶不樂。到了次日，嘍兵又來報道：「安祿山在山下討戰。」郭元帥聞報大怒，親自披掛上馬，帶領衆將，炮響連天，來至沙場之上。郭元帥一馬當先，一聲喝道：「番奴前在長安武場中，被你逃走，只道你埋名隱姓，不敢出頭，誰知你今日來至山前送死，放馬過來。」言畢，將粉龍鎗一擺，分心挑來。安祿山將金鳳刀端起，望上一架，只聽鏘的一聲，挑在一旁。此番白虎二次會青龍，各催坐馬，這一個粉龍長鎗，猶如怪蟒，那一個金鳳神刀，宛似游龍，捨死忘生，只殺得烟塵抖亂，日色無光。當下太行衆將見元帥不能取勝，一齊掩殺過來。李林甫手下雖則兵多將廣，怎及得太行衆將的利害，轉眼之間，尸如山積，血流成河。安祿山一眼瞧見，那敢怠慢，又取出五毒神牌，口念真言，連擊三下，五條怪蟒，騰在空中，張牙舞爪，口噴毒霧，直捲過來。

第三回 神砂困住太行山

安祿山放出怪蟒，在空中口噴黑霧，太行衆將正向前追殺唐兵，忽見空中毒霧迷漫，腥臭異常，各打了一個寒噤，登時頭昏腦悶，帶轉坐騎回山。安祿山乘勝催馬趕至山下，方纔收兵。郭元帥與衆將上山，勉強步上銀安殿，一個個耳紅面赤，渾身如火炭一般，身感不安，當晚無事，到來日俱皆臥床不起。李亨見衆將面目青腫，人事不知，不由心中悲嘆道：「孤在太行，暫爲容身，賴衆皇兄將孤救出武家寨，指望兵進長安，掃除奸賊，不意李林甫屢動刀兵，今日安祿山又用妖法，傷了衆皇兄，誤孤大事。」諸葛英忙用言勸慰道：「千歲勿憂，番奴安祿山雖然妖術利害，臣等仗千歲洪福，決無妨礙，請千歲放心便了。」君臣正在銀安殿議論，只見一班女將走來，說道：「千歲在上，臣妾等見元帥與衆將受番奴所傷，因此願下山走走，活擒安祿山，代衆位將軍報仇。」李亨道：「衆位王嫂，既要下山走馬，務必多多小心，謹防番奴妖術才好。」當下鮑金花、羅賽金花、月姑、蘇成英、黑賽花、黃玉霞、季玉香、藍鳳英、洪金瓶、黃金瓶、錢月娥等十一員女將，俱各披挂戎裝，跨上雕鞍，帶領三千人馬，三聲大炮，直抵營前罵戰。李林甫大驚道：「這一班女將，最是利害，緊守營門，免戰才是。」安祿山哈哈大笑道：「元帥休長他人志氣，滅却自己威風，這班女將，到得那裏，待孤出馬，殺他們一個片甲不回。」說着，提了金鳳大刀，飛身上五尾駒，放炮出營，關到陣前，大喝道：「你們這班女強盜，看你們都生得風流體態，究有多大本領，到不如隨我進營成親。」鮑金花怒道：「番奴滿口胡言，今日誓必擒你。」說完，將綉鸞刀一擺，擡頭就砍。安祿山舉金鳳刀，急忙招架，二人戰了五六合，鮑金花畢竟女流，不是他的對手，將馬退後，口念真言，將五雷塔祭在空中，一道金光，望下向安祿山罩來。安祿山仰面一看，哈哈大笑道：「女強盜，休要倚仗法寶傷人。」隨手在寶袋中，取出他師父鎮山之寶，名曰乾坤盤，祭在空中，萬道金霞，擋住五雷塔，不得墜下。鮑金花一見暗暗吃驚道：「怪道番奴利害，果然不錯。」又掄刀上前交戰，後邊花月姑等女將，看見鮑金花不能取勝，一齊上前，刀鎗並舉，將安祿山團團圍住。安祿山大叫一聲道：「你們一班女強盜，休

仗人多，孤不懼怕！遂將金鳳刀擺開，迎住一衆女將。蘇成英將馬往後一退，取出風火扇，口念真言，照淮安祿山連扇三下，只見火焰飛騰，隨風捲至。安祿山雖有寶甲護身，奈烟迷雙目，難睜，忙將五尾駒拍了一掌。那神獸一聲怪叫，口中噴火，鼻內生烟，反向衆女將燒來。衆女將俱吃一驚，黃玉霞、朱賽花一見，口念真言，拿起擒將鈎，打仙鞭、黑賽花也祭起金光寶杵，空中無數寶貝，霞光萬道，瑞氣千條，好不利害。安祿山自知不敵，急將五尾駒一拍，騰空而起，逃回營中，見了李林甫，搖首說道：「慚愧慚愧，那太行山的一班女強盜，個個法術無窮，孤家被他們法寶所敗，令人可惱，不是孤家誇下海口。七日之內，誓將太行山反叛盡死孤手。」李林甫問道：「王爺有何妙法，能使太行衆反叛盡皆身亡？」安祿山道：「不費大事，孤此次下山，奉了師父法旨，教我攻打太行山。若得取勝，便罷，倘然不能取勝，我師父賜一件法寶，將衆反叛一併置於死地。」李林甫問道：「不知是何法寶？」安祿山道：「天機不可預洩，過後便知，就在今日晚間行事。」說時天色已晚，安祿山用過酒宴，在營前高搭一座法台，自己沐浴更衣，上得法台，口念真言，在身傍寶囊中取出一個葫蘆，置放案上，燒了三道靈符，將令牌一拍，但見空中降下一位金甲神人，頭戴飛虎帽，手執三股叉，腰繫虎皮裙，青面獠牙，紅髮盤頂，口似血盆，牙如短箭，一部鬚腮紅鬚，躬身說道：「小神乃夜游使者是也，但不知有何吩咐？」安祿山道：「無事不敢相煩，孤奉敕，授師法旨，今有五光葫蘆在此，內有五色神砂，相煩尊神攜到太行山上，洒將下去，不得有誤。」夜游使者不敢怠慢，領了法旨，將葫蘆帶着，一陣神風，到太行山上，站在空中，將五毒神砂傾下，復返法台，交了法旨。安祿山大喜，回帳安寢。到了次日，太行山上大小兵將，一個個腹痛如絞，勉強支撐到晚上，莫不呻吟不絕，臥床不起，不但兵將如此，就連馬牛羊雞犬豕，俱是一般。再說李林甫到次日，叩問安祿山作法如何。安祿山道：「三日後便知明白。」過了三日，李林甫差人打探，回覆：「太行山上，一不升旗放炮，二不吶喊助威，山中斷絕烟火了。」李林甫聽了，疑信參半，親自上瞭高台觀看，果然不錯，遂問祿山

道：『王爺！這太行山上，何故如此？』安祿山道：『實不相瞞，俺用師父法術，祇要七天，自然合山盡皆喪亡。』李林甫聽說，大悅道：『既如此講，何不發兵殺上山去，將李亨與郭子儀首級找來，免得耽遲歲月，早日班師回朝。』安祿山道：『不必心急，待等七日，他們自會身亡，何必元帥勞心。』李林甫歡喜非常，吩咐在中軍大帳，擺下豐盛酒宴，與安祿山賀功犒賞三軍衆將，一面修奏捷表，章進京，只等十日，後班師回京。

第四回 殷合仙遣徒下山

却說殷合山朝陽洞，有一位得道仙翁，法名殷合仙。這日正坐蓮台，忽然心下一驚，覺而有感，摺指尋紋，轉算一番，知是安祿山攻打太行山幼主李亨與白虎星郭子儀有難，無人能破，那五毒神砂，連忙啓口喚道：『徒兒何在？』一聲答應，過來一位美少年，年約十七八歲，眉清目秀，頭上挽着兩個雙丫髻，身穿一件銀紅道袍，腰束九股鵝黃絲絛，足上穿一雙登雲履，態度翩翩，一表不俗。你道這少年是誰？原來是翰林學士余世南之子，名叫余文俊，三歲時在後花園頑耍，被仙翁神風攝上仙山，收爲門徒，忽忽一十三載，今年已交十六歲了，乃是上界金府星臨凡，他聽得師父呼喚，忙來至蓮台前躬身行禮道：『師父在上，呼喚弟子，有何吩咐？』殷合仙道：『爲師喚你非別，我今問你，尙能記憶家鄉麼？』余文俊道：『師父在上，弟子自幼上山，依稀記得我父親在朝保薦，也姓余。』殷合仙哈哈大笑道：『徒兒你那裏知曉，你父親名叫余世南，官拜翰林學士，你母親錢氏，一生好佛，只生你姊弟二人，你姊姊名鶯花，匹配郭子儀爲妻，不幸你父親逝世，遺下你母子三人，度日艱難，那天你在花園頑耍，爲師將你攝上山來，修仙學道，迄今一十三載，法術精通，故此差你下山，輔助幼主，但你功成名就，務必急流勇退。』余文俊道：『徒兒到如今也不知道，既蒙師父指點，徒兒就此下山便了，望師父多賜幾件寶貝。』殷合仙道：『你到丹房中將兵器取來，待爲師傳授你便了。』余文俊聞聽，

不敢怠慢，邁步走至丹房中，找尋兵器，東瞧西望了一會，一點東西也沒有。正在詫異之間，鼻邊吹來一陣香氣，舉目一看，原來是一個葫蘆，放在架上，係用水晶製成，內中有十幾顆金丹，葫蘆上寫着一行小字，寫的是：「長生不老丹。」余文俊心中大喜，暗自忖道：「我師父終日採藥煉丹，煉的丹吃下去，就長生不老，却病延年，我也時常想吃，師父說我根行不足，不能吃此仙丹，在我看來，分明師父吝惜，捨不得把我吃。今日下山，何不偷吃他幾顆，料無妨礙。」就是師父知道，早已吃在我腹中了。」想罷主意，伸手將水晶葫蘆拿下，傾出四顆金丹，只見光華奪目，香氣撲人，好不歡喜，一口將金丹吞下，將葫蘆仍放原處，走出丹房，沒有多遠，覺得腹中疼痛，渾身骨節酸麻，暗道：「不好了！吃了毒物了！」倒在塵埃亂滾，口中狂喊，沒命足足在地上滾了一時三刻，說也奇怪，容顏頓改，先前身高七尺，却縮剩了三尺三寸，不由的慌得沒了主意，只聽師父喚道：「徒兒！你身子爲何縮得這等矮小？怪難看的！」余文俊連忙跪倒道：「弟子在丹房內找尋兵器，忽覺渾身酸麻，一陣陣，身子就縮小了。」殷合仙罵道：「畜生！你偷吃了銼骨丹了！」余文俊道：「師父！徒兒不會偷吃金丹。」殷合仙道：「你還要嘴強，爲師曉得你吃了四顆銼骨金丹，銼去四尺，要盡將葫蘆中金丹吃下，只怕就銼得沒有了。」余文俊大驚道：「既如此，望師父再賜長骨金丹，把我吃了，再長起來就是了。」殷合仙道：「只有銼骨丹，沒有長骨丹，這也是註定的，該派你是個矮子，日後幹功立業。」余文俊道：「師父！想弟子又矮又小，何能下山保主？如今我不下山了，願在仙山侍奉師父。」殷合仙道：「胡說！如今你洪福臨身，清福已盡，休要多言。現在太行山衆將遇難，立等你去相救，不可耽擱，誤了大事。隨我來罷。」將余文俊帶到內丹房裏，仙翁取出一套衣服，不長不短，正好穿着。余文俊道：「師父！莫非你曉得弟子要變小了，將衣服預先辦好了嗎？」殷合仙道：「這是昔年你師兄徐金斗留下的，今日與你正好穿着。」余文俊道：「既然師父差我下山，望老人家多賜幾件寶貝，好去擒拿奸賊，也是師父體面。」殷合仙點頭說有，遂打開石盒，取出一頂劉海帽，一領七

星袍一雙八寶履一個豹皮囊給與余文俊道：「這帽名鑽天帽戴在頭上騰雲駕霧隨心所欲這件七星袍穿在身上水火不懼刀鎗不入這雙鞋兒叫做入地鞋將足一頓能在土中行走這豹皮囊中盡是法寶應用不盡還有一根如意棒是你的防身兵器還有一個金瓶內貯三光神水相救太行山衆將之用你到了太行山須要如此這般依計而行可保無虞」當下余文俊說道：「既師父差弟子下山去破妖法搭救衆將日後扶保幼主除奸滅佞還望師父賜一件鎮山之寶方可下山破敵」殷合仙道：「你一身寶貝儘數使用不必再要法寶了」余文俊道：「弟子衣帽兵器俱全尚無寶貝傷人別的俱皆不要祇要師父頭上那粒明珠送與弟子罷」殷合仙道：「矮子胡說若問此珠來歷出在西方雷音我佛設下松花大會羣仙佛祖俱皆到會聽經說法那時爲師也在座中恭聆法言佛爺見我虔心遂賜爲師此珠名喚萬佛頭又名舍利子帶在頭上可避一切水火風雷刀兵之劫奈你根行淺薄道德未堅何能受此寶物且此珠妙法非凡但有一切邪祟見影潛避遇卽現形何能送你若你得了此寶不但不能防身立功反而自招罪戾不能給你」余文俊聽師父說出此珠許多妙處更加羨慕說道：「既此珠有如此奧妙萬望師父把我帶下高山如不把我甯死不下仙山」殷合仙沒奈何只得將寶珠摘下正色言道：「莫把此珠小覷千萬不可妄用須急難之時方用此寶」就將真言咒語教授了他余文俊謹記在心帶了寶貝出了洞府將頭一搖騰在空中路過東海岸邊只見海灘上無數奇形怪狀之人各執刀鎗劍戟亂紛紛的奔來跑去忽然海水向兩下一分走出一個老道頭戴七星道冠身穿八卦道袍腰繫水火絲絛手執雲帚足蹬多耳麻鞋面如鍋底眼似銅鈴生得獐獍可怖緩緩走上海灘探手入袖掣出一面令旗隨風一展那些奇形怪狀的人各按部位排成一座八卦陣圖

第五回 萬佛頭驚走龜精

余文俊離了東海朝陽洞，忽見海灘上一個老道，教演八卦陣圖，心中納罕道：「看他們妖氣迷漫，定非大羅金仙，想是妖魔得道，不免將師父寶貝試演一下，到底靈驗不靈驗。」想定主意，將豹皮囊中萬佛頭托在手中，口念真言，祭在半空，只見萬道霞光，沖射斗牛，突然往下一落，只聽咯噠一聲，正中老道後背，倒在塵埃，在地下亂滾，嚇得那些奇形怪狀的人，紛紛鑽入海底，不敢出頭。余文俊跳下雲頭，過來一看，見寶珠壓在妖人脊背，現出原形，乃是一頭大烏龜，足有磨盤大小，壓得頭足伸開，動彈不得。文俊見他仰首望着，眼淚汪汪，似乎要說，不能開口，忍不住笑道：「孽障聽了，想你乃是一介鱗虫，胆敢如此掀風作浪，在海灘上聚集妖魔，殘害生靈，今日理當將你斬首，念你也有多年修煉，暫且饒恕於你，下次再要猖狂，定然不容今日饒你去罷。」遂將寶珠收起，只見那龜精四足撐起，將口一張，噴出一道清泉，將身一晃，入海而去。原來此龜得道多年，住居清泉山白水洞中，會拜在截教祖師金鷲風門下為徒，手下聚有無數小妖，因今日無事，在海灘上操演陣圖，偏遇矮子余文俊經過，一珠打現原形，結下仇恨，從此苦煉，後來下山報仇，余文俊險些遭他毒手，後文再提。仍說余文俊收了寶珠，復駕雲頭，來至太行山前，落下舉目一看，見山上兵將，臉泛青紅，紫色，昏迷不醒，個個如此，暗暗嘆息了一回，等到天晚，遂將師父靈符取出，用火焚化，不多片刻，彤雲四佈，狂風怒吼，風中來了一位金甲神將，躬身說道：「法官呼喚小神，有何吩咐？」余文俊道：「無事，不敢煩瀆尊神，今太行山君臣被番奴安祿山使用毒砂所傷，我奉東海殷合仙翁法官相煩尊神，今晚三更將金瓶中三光神水，從空洒下，相救太行眾將，不得有誤。」當下神將領了法官，即時作法，頃刻間陰雲密佈，狂風大作，接着傾盆大雨，猶如銀河倒瀉一般，又將瓶中仙水洒下，從初更下到三更時候，雨有三尺有餘，將山上的毒砂毒氣，俱皆消盡。天文交五鼓，霹靂一聲，山上兵將一個個甦醒，還陽病體，輕鬆須臾，精神還復如初。陸續到銀安殿上，會合一處相見，彼此正在驚喜的當兒，忽見殿下跑來一個矮子，參見幼主，又拜見了郭元帥，郭子儀訝問道：「何處

來的矮道童姓甚名誰？」余文俊遂將奉師父殷合仙之命，前來相救的話，細說一遍。君臣聽說，無不歡喜，望空拜謝。余文俊又到後寨，叩見母親與姐姐，骨肉相逢，自是歡喜不置。不言太行山君臣脫難，再說老奸李林甫終日與安祿山開懷暢飲，待等七日之後，掃滅太行山，奏凱回朝。那天探子忽來報道：「太行山上有人走動。」李林甫大吃一驚，吩咐再探。遂向安祿山問道：「王爺你說山上衆人七日身亡，今已十餘日，爲何還不死盡？」安祿山道：「豈有此理？待孤家親自前去觀看，便知分曉。」於是帶着一衆奸賊，俱皆跨馬出營，來到太行山脚之下，仰面一看，驚慌失色。見太行山上旌旗招展，號帶飄搖，刀鎗耀日，劍戟生光，炮響連天，好不威風。衆奸黨俱皆嚇得目瞪口呆，做聲不得。李林甫道：「安王爺怎樣又像先前一樣了？山上兵將一個不死，這是什麼原故？」安祿山道：「中了孤的寶貝，不出七日，難逃性命。如今山上光景，必是有人相救，孤現有法寶在身，何懼山上反叛？待來日孤家會戰，來一個捉一個，誓必滅盡反叛，以報當日武場之仇。」回轉大營，曉諭五營四哨，大小衆將，准備來日走馬會敵，一夜無詞。又到來朝，李林甫升帳，點起大小衆將，各人結束上馬，李林甫帶着安祿山、楊龍貴、孫玉操、邵剛、邵魁、鮑銅剛、楊天祥、總兵王坤、孫乾、李振、張威等放炮出營，到戰場上，佈開陣勢，喝令三軍蹙陣。自有太行山探子報到銀安殿，請葛英道：「元帥今日掃除奸黨，穩可一舉成功。」郭子儀道：「請先生發令本帥與衆將聽令便了。」當下諸葛先生身坐大殿，手執令箭，說道：「郭元帥你帶領余文俊、鮑官保、張信、王奇、金錢豹、尉遲勃、林冲、趙豹、馬彪九將，與唐兵交戰，不許放走了安祿山。」郭元帥與衆將答應退下。諸葛英又取第二支令箭在手，喚道：「余成龍你帶領燕子機、燕子桃、李萬書、李萬立、劉天表、五將，乘他們交兵之際，冲殺奸賊大營，祇許進，不許退。」余成龍等遵令退下。諸葛英即取第三支令箭道：「花家弟兄與烏家弟兄，帶領三千人馬，殺往奸賊後營，放火焚燒糧草，亂其軍心，不得有誤。」花家烏家弟兄應聲而退。諸葛英將第四支令箭掣在手中，叫道：「羅少保你帶領程友春、秦洪、劉蛟、劉豹、洪亮、游海六將，

帶兵前往黑風嶺下埋伏，奸賊打了敗仗，必走此處，你們須要盡力擒拿，不可放走奸賊。」七將應命去訖。當下炮聲隆隆不絕，郭元帥一馬當先，馬後隨着余文俊，直抵陣前，喝道：「我把你殺不死的番奴，前日中了你的妖法，要不是幼主洪福，合山兵將，俱都喪在你手，今日沙場相遇，不拿你碎屍萬段，難洩本帥胸頭之恨！」言畢，縱雙頭馬，挺粉龍鎗，殺奔過來。安祿山也催開神駒，手端金鳳刀，上前迎住，青龍白虎，三次交鋒，殺了三四十合，正是棋逢敵手，不分勝敗。安祿山知道郭元的利害，料難取勝，不如先下手為強，遂將馬往後一退，用手將五毒牌取出，口念真言，牌上五條怪蟒飛出，騰在空中，搖頭擺尾，張牙舞爪，口噴毒霧。郭元帥大驚，帶馬要走。余文俊道：「姐夫放心，有小弟在此，不要害怕。」遂在豹皮囊中，將五枚太陽金針取出，念動真言，祭在空中，但見霞光萬道，直射而來，只聽一聲响亮，每蟒頭上插了一枚五條怪蟒，頓時霧也不會噴了，頭也不能動了。矮爺口念真言道：「好寶不炸，等待何時？」只見一陣黑烟，頓將五條怪蟒炸如飛灰一般。郭元帥一見，哈哈大笑道：「番奴！你有寶貝，儘管放來，本帥不怕你的妖法。」安祿山見炸去了五毒牌，已有幾分着慌，連忙又在身傍將師父鎮山之寶取出，口念真言，將乾坤盤祭在空中，紅光萬道，遮蓋天空，只奔衆將打來。

第六回 白虎二次戰青龍

安祿山見破了他的法寶，勃然怒發，又放起乾坤寶盤，祭在空中，萬道光華，直奔衆將打來。郭子儀心下大驚！余文俊道：「姐夫休要害怕，待我來破他的妖法。」於是念動真言，將萬佛頭祭在空中，金光湧現，擋住乾坤盤，兩件寶貝在空中爭鬥，寶珠是出在西方佛國法力無邊，寶盤是截教鎮山之寶，根基雄厚，鬥了一個時辰，寶盤被寶珠打落塵埃。安祿山怒不可遏，擺開手中金鳳刀，捨死忘生，與郭元帥廝殺。李林甫見安祿山不能取勝，將令旗一展，衆奸黨一齊殺出，欲待圍住郭子儀，不防這裏金錢豹等九將上前接住，個個施威，人人

奮勇殺在一堆，戰在一處，戰鼓如雷，殺聲振野，兵對兵，將對將，好一場惡戰！再說安祿山戰住郭元帥，兩下戰了四五十合，未分勝敗。輸贏安祿山回頭一看，見衆將混戰，不能取勝，心中暗想：『若不下手，必定爲他們所敗。』遂將五尾駒拍了一下，那馬一聲怪叫，把嘴一張，噴出一陣黑烟，烟中火星亂射，望郭爺燒來，只見雙頭馬也一聲喊叫，噴出兩道清泉，將烟火俱皆噴滅。那五尾駒見火光噴回，又將腦袋一搖，屁股上伸出四根尾巴，望上掃來。那五尾駒原有五根尾巴，因當日在武場中，被雙頭馬咬斷了一根，故而只剩四根了。雙頭馬一眼瞧見，也便一聲喊叫，現出雌雄兩條聲音，五尾駒一聽，忙將尾巴一縮，任死不敢再伸了。安祿山勃然大怒，將刀一擺，惡狼奔郭元帥砍來。子儀挺鎗招架，一手掣出玄武神鞭，向上一舉，只見白光有三尺多長，直奔番奴打來。安祿山一嚇，躲閃不及，一鞭打中後心，哎呀一聲，口吐鮮紅，伏鞍而走。郭子儀那裏肯捨，緊緊隨後追來。衆奸黨看見安祿山敗下，連忙上前擋住郭元帥交戰。安祿山正催馬前行，忽遇小將軍鮑官保，並不答話，掄開兩頭黑虎鎚，擡頭就打。安祿山不敢怠慢，端刀迎住，只戰了五六回合，只殺得青龍星大汗淋漓，將五尾駒一拍，伸出四尾，要想把小將軍掃下馬來。誰知鮑官保跨下的花斑豹，也是一頭異獸，雷鳴般一聲吼叫，狠命的一口，又咬下一根尾巴來，血花四濺，五尾駒疼痛難忍，如飛的落荒而走。再說陣前李林甫戰住林冲，偶一疎忽，大腿上中了一戟，張信棍下傷了邵剛，王奇斧劈了邵魁，孫玉操一見，嚇得魂不在身，帶馬逃回營中，喘息未定，炮聲如雷，余成龍領了衆將，殺進大營，接着後營火起，孫玉操只得拚了性命，殺開一條血路逃生。這時太行衆將，奮勇當先，各擺兵器，殺得一班奸賊死的死，亡的亡，血滿溝渠，衆將殺進大營，亂砍亂殺，可憐那些唐兵，唐將人碰人死，馬撞馬亡，人聞金鼓之聲，驚慌逃逸，馬聽炮聲响亮，四下亂竄，軍不能顧將，將不能顧兵，俱皆望風而走。衆俠義隨後追趕了三十餘里，見敵兵去遠，方始收兵。郭元帥勒住戰馬，與衆將得勝回山，諸葛先生一面差人打掃尸骸，整理沙場，挖坑掩埋，將帳篷滾去，刀鎗搬運上山，一面在銀安殿擺酒與

衆將慶賀功勞。再說李林甫帶着衆將逃走，馬不停蹄，走了四十餘里，後面不見追兵，方始放心，兜住坐騎，聚集敗殘兵將，個個帶傷，垂頭喪氣。安祿山也不知逃往何處。在馬上嘆息了一回，只得帶了敗殘人馬，插旗息鼓而行。那曉行近黑風嶺，下猛聽炮響連連，聲振山谷。羅少保、程友春、劉蛟、劉豹、洪亮、游海、秦洪七將，一擁殺出，擋住去路。李林甫抬頭一看，魂不附體。那裏還敢戀戰，各顧性命，四下逃奔。只恨爺娘少生兩條腿，逃得不快。羅少保等追殺一陣，趕了十餘里，方才鳴金收兵。回轉太行山不提。再說李林甫帶領殘兵敗將，一路逃回長安，直至過了潼關，方才放心。遂將手下隨征兵將檢點，四十五萬太兵，只剩五萬有餘，大將三百餘員，僅存二三十將，計算十喪八九，爲之老大嘆息。在路上非止一日，始抵長安。

第七回 唐明皇金殿議事

李林甫攻打太行山，打了敗仗，安祿山逃走無蹤，只得帶了殘兵敗將，趕回長安。兵馬屯紮教場中，老奸回府，傳齊一班羽黨，有國舅楊國忠、與澹台傑、吉溫、羅希夷、唐潤虎等計議。當下說道：「目下妖人李亨，佔據太行山，與郭子儀、尉遲勃、林冲、馬彪等衆反叛，勢大滔天，兵多將廣。若不速勦，將來必成大患。老夫欲再領兵，又不是他們的對手，若坐視不理，日後反叛兵進長安，你我難逃他們之手。左右爲難，不知衆位大人有何妙計，勦滅反叛？」言畢，衆奸黨面面相覷，一籌莫展。李林甫見狀，心中大恚。楊國忠忽道：「千歲放心，老夫有一條妙計，管教太行山一班反叛，難逃老夫掌握。」李林甫忙問道：「國舅大人有何妙策，能使太行山反叛授首？」楊國忠道：「老夫籌之已熟，朝中雖有文臣武將，無人敢去攻打太行山。一來不是反叛的對手，二來與妖人李亨有君臣之名分，三來俱是太白張巡一黨，誰也不肯出力，不如你我定下一計，勾引西番人馬，兵進中原，掃滅太行山。現今西涼鎖陽城，有鎮西王老將軍薛蛟把守，他生有八子十五孫，四十萬大兵，威鎮西涼。」